周易宗義卷二

星源後學程汝繼敬承甫輯

需䷄乾下坎上　訟䷅坎下乾上

潘雪松紀聞曰需訟皆以坎之中實爲主特需之坎在上爲光爲亨訟之坎在下爲窒爲惕窒惕者光亨之反訟者爭之尤也

陸庸成曰需訟均曰有孚此有孚之始也夫兌說巽順合爲中孚此何以有孚也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皆得孚義二卦乾坎互焉皆有孚也然均之涉大川也需何以利訟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

貴不陷而貴能往往乃可濟以健乘險貴在能惕而不貴于入入則自陷矣需貴有恒故爻言終吉者二訟貴謀始故爻言亦終吉者二

楊氏曰需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有為人所需者需於人也初二三四上是也為人所需者五是也惟為人所需者旣中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而終必克濟非若蹇之見險而止也雖坎居上而健剛不陷非若困之剛揜也　張氏曰需合乾坎成卦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而能須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按卦以乾遇坎成需朱子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只當寧耐以待之蔡虛齋曰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實然者故貴有孚孚者心誠安於義命而需也人有一點寧耐眞心自然意必俱空毫無罣礙而光亨并無行險僥倖之事而貞此皆需之善物吉道也雖涉大川何不利之有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大川坎象又乾晦于坎下以五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

蘇紫溪曰需一卦是聖人涉是學問中庸言素位而行

而極之夷狄患難正是此道理有孚光亨貞吉是胸中養得到乃所以能需處有孚誠也一眞爲主萬感不入也光亨明也樂天知命故不憂也貞居易俟命順受其正也此皆天德用事止於至善吉道也故不特安常處順坦然自如即變故之臨如大川然亦無入而不自得矣何利如之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易述曰卦以乾之坎成需乾剛可以濟險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故曰剛健而不陷此必非柔躁者可能蔡介夫曰陰柔性躁不能寧耐乾剛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義不困窮矣困於陷則窮無所往惟不困窮乃見能需則待之義勝也需有孚遂光亨貞吉者以卦之九五位乎天位正而且中也正中乃天位本然如此不正則邪不中則偏可謂天位乎五宅天位而正中是故需而有孚有孚則光而亨貞而吉九五所以爲需之至善故能利涉大川而有功孔疏前云剛健而不陷此云往有功剛健即乾也故乾德獲進往而有功即是往輒亨通也此雖什利涉大川兼什上光亨之義本義兩象云者

言坎陷有大川象乾健有利涉象也章氏曰涉川者冐往爭先則危需則利需之道於涉川爲最切　洪覺山曰剛健何以不陷也乾剛天德而不妄動故不陷也坎困則剛揜困與亨反也需者事也光亨者心也事苟需矣而其中少有欲速覬望之心卽非乾德之孚謂之光亨不可也坎非天德五何以位天也處乾上也程子以正中合乾九二言之是也凡卦有乾者必曰中正曰正大曰應天曰天命吁至矣君子之學體乾行焉爾矣利涉者需以正進以正也乾內坎外則利涉乾外坎內則无所利而爲訟是故欲濟天下大事者貴有主也程子曰凡言貞吉有旣貞且吉亦有得正則吉者當辨

程敬承曰正中天德之純也位天位正中猶言位乎正中卽乾九五位乎天德之意要以需而能孚惟守正執中者能之而光亨貞吉俱從此得時說以正貼貞中貼孚又有並重孚貞者俱謬　又曰坎有孚心亨而未光需何以光也孔疏云光亨貞吉由乾之德也乾陽本光九五居位乾上又得乾體位天位而正中其德達天故光也吳因之曰坎之一陽與乾同體所以能孚五在險中此時痌瘝之念如何放得下時變如何好不躊躕只是雖切隱憂胸中又却寬閑無事坦

坦平平前邊沒一箇快快的念頭後邊沒一箇冀望的
念頭此謂之有孚又有一箇大來歷直須事求可功求
成之意些子不畱纔能有孚所以聖人從無取必又曰
惟有孚然後能貞
質卿曰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爲者能有功不知能需
者之往却亦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
濟天下之事者也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氣蒸而上升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上于天未
成雨也故爲需待之義飲食宴樂朱子曰謂更無所爲

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
程敬承曰待非空待惟存此守正執中之實心以俟亨
利之自至卽所謂孚而貞也本義更有二字宜玩蓋前
此當爲之事已畢矣　洪覺山曰彖言險象言常彖利
涉言有爲象宴樂言不過爲也先有爲後可不過爲如
雲氣升於九天之上而後雨可需若本無雲何需之有
項氏曰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強者以剛制之
故需以乾坎成象兼取其剛健而不陷也纂言曰宴謂
身安無所營爲樂謂心恬無所謀慮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

恒无咎未失常也

按需下三爻有停待之義故雖居乾體而多危上三爻无可待矣有濟時之義焉故雖居坎體而有功若以待爲主則失時以濟爲主則入險乘時濟險中心光明者能之　易因曰剛健之才不難於濟難而難於不犯難初已出門而需于郊矣而能不遽進我知其不犯難行也但恐其或不耐久有失常心則雖犯難不顧耳故以利用恒无咎告之　胡雲峯曰用恒只是寧耐到底之意无咎終不罹於難也

質卿曰天下之事只當需不需是犯難而行夫事從其易而行之无所不濟故乾德行恒易以知險只不犯難而行便是常不失常便是恒德人惟中无常主或爲才能所使或爲事勢所激或爲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行所以不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顏子一簞一瓢直比禹稷　蘇紫溪曰犯難二字最好玩味患難亦人所時有但不當犯難耳君子置身於名韁利鎖之外而游神於恬澹閒曠之鄉自不犯難何難之及耶常者吾心之至一乎常乎也明常明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　游讓

溪曰需者將濟之時也近險而急於進者危在遠而安於需者吉故恒於其所不二其心者无咎之道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漸近乎險故曰需於沙履徤居中亦未嘗進而需焉以待其會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象旨二何以致言當是時知其前險者責之以潔身知其不陷者責之以拯溺拯溺者失於見幾潔身者至於亂倫而二之終吉以陽德平衍易以知險文在下卦之中而能需也　仲虎曰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爲吉衍在中者胸次寬衍綽有餘地不以進動其心亦不以小言動其心如是終吉　蘇紫溪曰人之處世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卽是非口舌險於風波亦不能不關情者要之求全之毀何損於日月之明耶衍在中者此心寬然無入而不自得譽不加寵毀不加疎故雖小有言而以吉終也

伊繼山曰衍卽是剛以剛爲衍者就需言也亦以惟剛爲寧耐也中卽剛中之中非險之中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

愼不敗也

楊誠齋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需于泥則進而逼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胡雲峯曰致之一字罪在三矣趙氏曰水涯之泥善陷切近於險之象四坎陷象三迫於險居位則然非致寇者然才位俱剛進不顧前能無窮乎致寇之云欲人遠險如初戒人即險如三也

洪覺山曰坎雖爲災而猶在外三雖重剛而在乾體汝吉曰乾體健能敬敬而加愼於泥中需焉可以無敗何也敬自我者也夫泥中不可須臾處者也而需焉惟乾德者能之終日乾乾無不敬也敬天則也天則不以泥中而忘也問敬愼之别朱子曰敬字大愼字小如人行路一直任他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顚躓便是愼愼是惟恐有失之意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愼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愼固處險之道也

程敬承曰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愼開之惟敬愼不敗故能與下二陽出險而並進以得終吉然不敗固善何如早不及泥之爲愈乎孫質菴曰二不如初之高致

三不如二之見幾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血陰傷也既傷矣何以出自穴也朱子曰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在陷了吳因之曰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惟柔而正故能需而不進然不是束手聽命其間必自有委曲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愼亦是如此 蔡虛齋曰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正者之能需坤之順而知阻也順之至亦自有健在故剛柔同歸於能需 易述紀聞曰需於郊者

險地尚遠人所必不避也而避焉以剛而能守也需於血者險難迫切人所必不安也而安焉以柔而不競也按象曰順以聽順卽柔得其正也聽謂聽時卽需而不進也唯順而後聽唯聽能出自穴象旨四順聽矣何以爲失血出而聽以爲聽之晚矣一說五爲濟險之主聽順以聽於五也亦可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朱子曰需只是時當此之時別無作爲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如飲酒濡首則非正矣 易述曰無爲而需庶政之理无事而需百工之熙需而忘其爲

需也是天德之中正所以坐致太平者也象曰需於尊
位特表其爲君耳不必重

陸庸成曰彖象之義其備於九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
以飲食宴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正
中也雖在坎中不言涉大川而利可知矣　纂言曰萬
物需雨澤人需飲食天下需涵養雲上于天物之需也
需者飲食之道人之需也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
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得之胡仲虎曰人生之
欲莫大于飲食男女屯蒙卦爻既于婚娶之正三致意
焉此復以飲食之正言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
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金汝白曰四與上坎中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
皆云坎窞也按上六陰居險極無復有需入於穴矣然
猶幸其應三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卒然而來故云有
不速之客三人來也王註三陽所以不敢進者須難之
終也難終則至不待召也已居難終故自來也處无位
之地以一陰而爲三陽之主故必敬之而後終吉敬之
一字是於坎中見生路也來知德曰入穴窮困望人救援之心
甚切故喜其來而敬之終吉者以三陽至健知險可以拯溺也

程敬承曰九三敬慎不敗已出險而來矣其意正欲借

彼二陽共來濟我我之敬之亦敬其恒者衍者敬慎者之足以濟我也大抵上三爻在坎中所賴三陽之進不小四能順陽故出穴也上能敬陽故終吉也五居尊位爲三陽主三陽有爲五不必爲也其曰貞吉以此 按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洪覺山曰客何以不速也需時不進之客也六應三而連引初二以進故云客也上六不當位盖言陰不宜居上位也雖居上位而在柔體且三陽是敬故未爲大失也

項氏曰陽來居上雖不當位然而不當之失小不敬之禍大善需者勿以小失爲嫌而以大禍爲憂險雖已濟猶不敢忽必入其穴終其事而後已則可謂敬也已矣

陸庸成曰乾之剛健不可遠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乾之于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于乾順之則出穴敬之則終吉是惟乾能不陷于險者還須賴乾以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爲也然處需之道又莫如敬故聖人于三上皆以敬示則焉

蘇紫溪總論曰甚矣世故之難處也以其一蹶而難振也故稱泥焉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焉以其深入而難出也故稱穴焉然而古之聖賢履險若夷視有事若无事俟其數之既復時之既順吾可徐徐焉以享其

安則其天定耳是故于郊亦可于沙亦可于酒食亦可泥可脫也血可去也穴之入而亦可出也身在網羅阨迫之鄉而心在淸夷曠蕩之境人情之變態殊觀而一腔之造化自在不狥世不遺世惟因乎世而我不與焉此豈世故所能攖耶然而世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險不可言也此心之中稍或不定而種種嗜好種種功利潛入而奪之則方寸之地便成涂泥堂奥之間皆爲致寇雖欲需之而不知所以需之矣然則險何足爲人患患吾心之自險耳

楊止菴曰易傳曰需事之下又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而易以乾健之性見險在前未可進乃不進所謂能進而不進者也必有俟而進需豈終于不進者哉惟其能進不進俟時而進故四不困上不窮需之得也此較之濡滯云者大相遠矣洹詞曰夫易之需豈易言哉以之遭間阻進者百爾求通終焉致敗倖險爲徒固无足咎謀人國家抑有甚焉出奇策變機士也尋機曲就智士也夬而忘身義士也死而如歸勇士也一致反噬君與受之可不慎乎此惟知進而不知退昧于時者以此較之不決之需又大相遠巳

訟☰☵ 坎下乾上

程傳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旣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爲卦乾上坎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無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

蔡汝柟曰訟卦以惕中爲戒爻以不訟爲美不貴九五聽訟之才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意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程敬承曰聖人以訟名卦原非貴訟如不得已而訟必其情眞受誣理直見枉有孚而窒塞不得伸者耳倘得少伸訟便可止而不必終故曰惕中吉訟非美事毋論勝負未分之爲可懼而損德廢業恒必由此寧得不惕惟惕故能中止也終訟以求全勝不惕故耳見大人惟大人之剖斷是聽亦惕也若駕虛以求倖勝如涉大川然則不惕之尤者也曰惕隱然有兢兢自訟之意以此處訟可終歸於无訟矣　吳一源曰訟貴有孚我以其孚彼以其僞情僞兢淆乃窒　陸庸成曰訟者公言之也旣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上也中止之猶吉也終則凶矣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

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訟上剛下險以險遇健不相下而有訟在一人則內險外健在二人則彼險此健所以爲訟也訟有孚窒惕中吉者坎剛來而得中也剛來居險是實而陷於險有孚之窒也窒故求伸猶且不敢負恃險思戒能無惕乎居二得中只釋中義而惕在其中無窮怨也無多上人也中吉之道也訟不可成只據理言訟至於成所喪必多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質五之中正以求物我之當而不必于成如以其成也雖孚而勝亦不免凶矣入淵終凶之謂也凡終訟者皆冒險爲之爲入於淵言其入險愈深不可出也要以剛一也剛而在下則能與訟剛而在上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剛而不中正則剛愎而凶當以理義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君子內自訟焉斯得之矣

程清溪翼曰公訟而辨訟之名也乾健坎險訟之由也訟有孚自信其實而信於人也窒而不通君子懼也坎來下而得中貴中止終則凶不可長也乾坎連屬之卦利見大人尚乾中正中吉之利也不利涉大川坎之淵深終凶之戒也

唐凝菴曰凡遇險皆欲出不欲入需險在前進則出險訟險在下退則入險故需利涉而訟不利涉　蒙引曰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己之間俱背其德失其業雖得不償失也此豈可以與其成哉君子所以深爲之戒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潘雪松述曰天一生水其始本同一氣一麗於形天上行水下潤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也孔疏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必剛健在先以爲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當防此訟源凡欲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汝中云卦象曰中吉曰終凶能謀始以絕訟端中與終不必言矣謀始莫要於自訟　又曰訟雖行違於終實始謀之不慎或以是非求勝其界別於毫芒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於微眇如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可鑒也謀之於始自訟於心不以岸形區類別之見而一反於始如天水同氣原不違悖而言起釁不以纖芥睽情塞憤爭之源杜好勝之竇不爲訟端自息矣此無訟之道也　按訟字全在違字上取君子作事只在未行之先求不違于人情天理故曰謀

始謀之於中亦已晚況其終乎洪覺山曰謀始乃審幾誠意反已自修之謂若區區計利害于事始而後動焉則與險健詐何遠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洪覺山曰訟爭也君子貴乎止爭止爭以順初六順而下也故不言訟而言不永所事訟始而未成謂之事也事爲坎阻雖不得已而小有言然以其下順之志不在于訟故其所謂言也乃亦平心觀理而已辨明者應陽也訟內坎故自言需外坎故外有言也言則未訟長則

爲訟矣故曰不可長也　胡雲峯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

程敬承曰凡訟皆自言語始小有言爲初象才得辨明便止原不爭辨易明也易述曰不永猶未說到完結也辨明而吉方是事結楊誠齋曰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什所以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洪覺山曰九二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上與五敵而五以中正居尊又非可爲敵者故二畏之而逋知其義之不

可也知義之不可故逋而不敢訟非旣訟而勢不克也逋坎隱伏象曰三百戶小邑退處小邑以示屈服茍猶據大雖曰退聽迹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偶國臧武仲據防請后豈理也哉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只管進前求勝孰肯退後讓人曰歸逋是退後一步後其身而身無患也惕故也不然患之至也自掇之矣能免災眚哉坎爲加憂故曰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蘇紫溪曰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蓋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爲臣下者與人無競而已貞厲卽惕中也程傳曰當是時爭功忌能之風熾矣故或從王事則功成不居者貞厲之用心也守素分而無求便是貞居貞卽有惕厲意非以受人侵侮而謂之危也從王无成亦非抑其才不足特論其人如此耳　彭山曰六三以无爭處天下者也坤六三雖无成而有終但不敢爲倡而已訟六三止云無成則始終皆无矣　洪覺山曰言无成而不言有終愼之也德陰德也守其以陰從陽之常而不敢違以從乎王事言從上則訟不足

言矣一說從上凡才知賢於我者皆是不專指君言

唐凝菴曰坎卦原舊是坤以乾再索而成坎遂失坤之順而為險六三在二既歸之后卦復成坤全有坤德故曰舊德以坤從乾之舊德也貞即坤之貞觀或從王事亦坤三舊爻可見　陸庸成曰食舊德者安其自有復即命者聽其固然苟為吾舊三百之邑可甘苟非吾命鞶帶之錫何羨此三四之所以貞而吉歟

程敬承曰訟上則患從上則吉揔見居卑處後訟之善道故食舊曰德爭辨曰事聖人貴讓不貴爭也如是上爻以訟受服正爭利而得之者所失多矣與三正相反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洪覺山曰呂東萊曰九四剛強性本好訟然所承者五五至尊而不敢與訟所履者三三至柔而不至于生訟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為訟者心之所入只有善惡兩件惡既不得逞則必自還于善故曰復即命愚謂九四以剛居柔亦非逞惡不遂而后反者以剛居柔自有觸事知反之理是所謂柔克者耳　約說曰即就也命天命也乾為天反訟為不訟曰復反就乾體為復即命之象命正理也反而即於命是變其非正以歸於正矣

潘雪松述曰無訟而有訟心亦非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在乾徤一惕間也故前念之悔即爲後念之貞競心之忘即爲道心之正爭心於是乎絶矣　經緯曰下三爻險體象戒其毋訟猶之利害禍福之較然四乾體曰復命曰安貞進之天矣

程敬承曰初六不永猶言也九二不克猶逋也六三无成猶厲也至四則不但從上而從理不惟貞而且安貞矣非畏亦非厲無言并無心故直以吉予之无眚終吉不足言矣　仲虎曰四之不克訟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故其心能安貞然曰歸曰渝皆知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　程敬承曰九四以不克訟爲復非必既失而後復只不克訟便是即命便是安貞便是不失曰吉亦即不失意蓋以理之得失爲吉凶非以事之得失爲吉凶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洪覺山曰中正者五也通天下之人之心者也夫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者欲其盡善而咸吉苟件件尋一道理應之則亦不勝其勞殊不知所以盡善而咸吉者本無多術只是一介中正待之而已夫中正乃使民無訟

之道若但以聽訟盡善爲元吉則亦小矣　潘雪松述曰處得尊位爲訟之主建中表正德威德明凡所以平天下之情消天下之爭者出於以健制險之外故大善而吉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所以訟元吉也訟者不遇九五則中正者禍險詐者勝亂之道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剛健之極不勝不已終訟者也凶其固然設使終訟而勝尚爭之世或有錫之以命服者然以訟得之其能安享乎不崇朝三褫之矣是成亦毀也

得亦失也何貴終訟哉　孫質菴曰錫帶出於或然見其无取勝之理終朝不免于三褫見其有必敗之時終訟之凶明矣　周用齋曰周公以爲必　且見奪夫子以爲雖不至于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于三褫　易述曰三本坤之六三因二變而成訟三守舊德合章不變自无訟理或因王事不得有爭則亦務存謙順不敢以成自居也上本乾之亢龍以剛終訟於法當凶自無勝理以三從之故有或之錫三上相應者三之從上曰或上之錫帶曰或居訟之時未必然之辭也　蘇子瞻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眚

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誇其能不勝者自恥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眚止訟之道也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直只是訟便惱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只該如三之守舊居貞不可有訟若有欲訟之心就該息了此念如二之自處卑約以免災患萬一其訟既舉則當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即命渝安貞而初之不永所事又不足言矣諸爻中不曾有箇作事謀始之君子不若論後邊改過則莫如九四之勇四可謂能復　馮厚齋曰初不見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觀訟一卦之詞只是訟不可成之意

程敬承曰塞訟之道謀始上矣其次則莫如不永訟不克訟守舊而不訟安貞而變其欲訟夫至於變其欲訟之心幾乎無訟矣而正本清源　則在九五彼以中正之德化乖爭之俗所謂使民無訟者大人在上豈險徤之徒得逞而倖勝哉即或錫必褫之矣象所以曰惕中則吉見大人則利而終則凶也

師 ䷆ 坎下坤上　比 ䷇ 坤下坎上

陸庸成曰地中有水曰師地善容故水忘其險焉行師者如水行於地中而莫知也地上有水曰比水善下故地與之順焉善比者如水比于地而相安也師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比以九五一陽爲衆陰所歸故皆以剛中也貞者尤師比之善物也戒不貞于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于比之初莫如孚而師以小人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于田禽之執比之五貴于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名比欲其无意也　蔡汝楠曰師者將道也有丈人之貞自有出師之律故彖言貞不言律爻言律不言貞

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而後世乃曰兵詭道也悖經甚矣失律曰凶小人曰勿用而後世乃曰用得其道徂詐咸作使又曰以逆取而順守之悖經抑又甚矣夫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貞師在衆人之心也衆所欲往先聲奪人矣黃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其丈人乎然非五之懷萬邦而三錫命非五之專任使而不參于弟子雖丈人亦不能收師中之功

師貞丈人吉无咎

潘雪松述曰汝吉曰師衆也禮伍兩卒旅具而成師大爭以兵也卦偶多爲衆章氏曰師以貞爲本一陽在下

爲衆陰所主故爲師貞在下卦之中有將帥之道故象
丈人孔疏爲師之主惟得嚴莊尊重之人監臨主領乃
吉也彭山曰丈人剛德宅中有嚴有翼能靜能動可以
統羣陰專閫外之寄故吉也兵本凶事宜有咎者故又
以无咎言之王註興役動衆無功罪也故吉乃無咎也
洪覺山曰李氏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兵似非
一元生育之事若以利亨誨人懼其貪功困生靈也惟
守一貞足矣經繹曰訟象无四德師惟貞以爭道於天
道已遠也抑訟五元吉師无之以大爭危之危師五中
未光也　吳因之曰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
吉者无敵於天下无咎者雖屬冬殺不失春生海內元
氣未嘗耗損按師有吉而有咎者嬴秦之滅六國是也
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魏是也吉且无咎其三代
之兵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
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衆也正也只釋字義卦體入在能以衆正處以者將以
之也可以王乃是命將者王也以正正字與彖不同彖
屬君以師出有名爲正此屬將以節制爲正要之義亦
自該朱漢上曰周官自五人爲伍積之至于二千五百

貞字丈人字須看得大

人爲師衆之義也　潘雪松述曰聖人喜生惡殺說一師字胸中先自戚然不樂了但捍外安内又有不得不用者就這裏仍要討個太和元氣則有得正任老成而已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天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迺降若兩階干羽可格聖人也不興師丈人不是小可說的若說深謀長計便只是一謀將若但謹厚不生事也只是一忠厚之將彖傳說能以衆正可以王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其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王者如天地之好生其用兵出萬不得已丈人是能體天地好生之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使人力不贍而服而使人中心悅而誠服所過能使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報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殲渠魁宥脅從封忠臣孝子之墓恤孤兒寡婦之家存問父老表揚遺佚如此之類不可枚舉　又曰能以衆正不是專靠號令嚴明將之心卽王者之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卽將之心如前所解丈人者皆是

傳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

貞字丈人字須看得大

人爲師衆之義也　潘雪松述曰聖人喜生惡殺說一師字胸中先自戚然不樂了但捍外安内又有不得不用者就這裏仍要討個太和元氣則有得正任老成而已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天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迺降若兩階干羽可格聖人也不與師丈人不是小可說的若說深謀長計便只是一謀將若但謹厚不生事也只是一忠厚之將彖傳說能以衆正可以王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其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王者如天地之好生其用兵出萬不得已丈人是

能體天地好生之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使人力不贍而服而使人中心悅而誠服所過能使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報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殲渠魁宥脅從封忠臣孝子之墓恤孤兒寡婦之家存問父老表揚遺佚如此之類不可枚舉　又曰能以衆正不是專靠號令嚴明將之心即王者之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即將之心如前所解丈人者皆是

傳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

順即是以衆正民從帝是王

之專也行險而順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象旨苟後世不明行險而順之義便謂以義動民雖毒天下亦可爲則遺害豈少哉　程敬承曰能以衆正二之剛中以之也惟剛中故其才德見信於君而君應之下順於民而民從之此所以吉又何咎也然則剛中也者其丈人之真面目乎胡雲峯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然而民從之者以其有害處卽所以除害處也吉何咎單指丈人說與卦詞不同

程敬承曰舊說謂行險句重順字是已其謂剛中句单重剛中則謬假如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有成功應顧不重乎行險而順不必與上句牽對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分明根上行險句來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潘雪松述曰坤爲地坎爲水地无不容聚之卽爲水民無不容集之卽爲兵此卦之取象也夫水浩蕩無際而地善涵水性潰决不測而地善滙有容故也君子厚德容民宅畋爾田樹之長立之宗農政厚生並與安宅无

不納也无不保也不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而伍兩卒軍旅師畜焉畜之无事之時用之有事之日此民即此衆也於此知兵農合一地水自然之勢也析兵農而二之民之所出費於兵者十九民不聊生兵於何畜悖矣

程敬承曰楊敬仲曰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畜而聚師衆也不畜則不聚以其无有容之者耳故畜衆只在容民民容即聚民聚即衆民之不保且各離散夫誰爲君用命也者本義云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甚有味

陸庸成曰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爲毒故未嘗明示民以用武也軍藏于六卿弗謂軍將藏于六卿弗謂將以蒐苗獮狩隱其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諱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于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狥于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于農之意況四時有田則敎兵不爲不先六卿皆將則畜將不爲不預何時刻畫兵號而明示以毒天下之具哉故容民即以畜衆兵滿中外居然若无所謂藏至險于大順也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于農府兵寓農于兵而兵有定

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惰之爲患與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以律此只據爲將之始說箇道理如此王註爲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卽否臧矣象旨以初居六陰柔不中且在險陷之始故爲不臧之戒胡雲峯曰以律不言吉否藏則言凶者以律乃出師之常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又曰象以失律代否臧者明否臧之爲失律也吁陰謀秘計可謂律乎幸而勝君子不謂之臧矣因之曰師出以律所謂節制之師只是能以衆正内一件　蘇子瞻曰以律正勝也不以律奇勝也以奇勝者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

象義曰坎爲律師貴人和失律謂不和纂言曰太史公作律書先言兵卽此意盖律爲元聲而軍法紀律皆取法乎此故曰律師卽人和意未可專言吹律一節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吉朱子謂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是也謀斷兼資威和並至以爲主師故獲吉而无咎然非在上者信任之專褒寵之厚亦何由成功乎王註承上之寵爲師之

錫命承寵不可作褒嘉語

主任大責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也凡在師中雖專制之自已然因師之功而能致者皆君所與也故曰承天寵也天謂王也亦春秋王必稱天意三錫寵之至也使之得專閫外以坐成大功是所謂懷一人以懷萬邦天下之大權也　蒙引曰錫命謂專任之以爲將非褒其成也承天寵即承天王委任也　卜子夏曰王者天下爲心用兵非以怒也平寇非善殺也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

程敬承曰君以懷萬邦之心而命將師之正也將體君懷萬邦之心以帥師能以衆正也此二所以上得君心下得民心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余四明曰謂之或者言其有此理也如趙括不量時勢舉四十萬之衆而盡坑之秦非此之謂乎周用齋曰甚之也可爲輕敵寡謀喪師辱國者之戒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王註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之而无咎也按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左次謂不進前而退後也此雖无克敵之功猶得完師以待其會故无咎象曰未失常即无咎意明退不爲怯也楚子囊

聖人不尚武于此可見

與吳戰兵寡不敵曰散王師辱王名虧壤士忠臣不忍爲也遁而請死楚王曰將軍之遁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若楚王盖識左次之義者哉　傳曰全師而退愈於覆敗遠矣此不論才之優劣功之殿最賢於六三也易恐人以退爲却故發此義　質卿曰兵事呼吸安危之際最易於失常一失其常則顛倒錯亂何能審強弱之勢而决進止之機故左次之无咎知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潘雪松述曰程傳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輿師任將之道丘仲深曰賊盜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故利執言聲罪致討兵出有名故无咎象肯五柔中不爲兵端之象也擇將授師當以長子帥謂二也五應剛中之象弟子謂二五柔居尊不足於斷故有輿尸貞凶之戒

洪覺山曰禽坎陰象害稼者也將以行師五以出命命但言執不言戰者命其執搏夫害稼者而已非窮兵也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謂之田有禽不可矣

蘇子瞻曰夫以陰柔爲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爾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

咎之有既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衆主之此多疑之故
也

潘雪松述曰田有禽利執言師之貞也貞矣能擇將又
能任將方可成功長子即丈人也彖言師必用老成則
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一
使字繫民命之死生國家之安危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
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帥師長
子以定亂安民爲功所以能開國承家開國拓其疆土
也承家世其德業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不可使有
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至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
英彭所以凶也此聖人之深慮遠戒也　蘇子瞻曰夫
師終始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
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
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
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録其一勝之功而以爲諸侯大
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
以正功曰是君子之功邪小人之功邪

潘雪松曰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師中之吉必於

長子不使弟子得尸之蓋已慎於始矣氏曰師以衆正其成功也以正師出以律其成功也以律皆師貞之丈人小人於時安得有功

李九我曰開國承家者所以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者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

張雨若曰正功不可以國家分大小蓋國家中亦自有差等耳正者塞其僥倖怨望之心豈嫌於別白哉師之始則在於懷邦師之終則恐其亂邦聖人爲民之心如此

象義曰以正功者詭遇獲禽所不取也楊止菴曰古者兵農无二途文武无二道禍亂共定平安共治非定亂用一等人平安又用一等人師之始弟子凶不用故爵賞之時終无小人不待分別其人而或以國家或以金帛也若小人既有功而不用有國家在人君則爲負功非聖人公天下之政　倪伯昭曰六五之征伐征其亂天下者也然有名之師无能之將則无以勘禍亂故任將不可不專上六之封建封其定天下者也然立功則易居功則難故欲以定太平則賞功不可不慎

唐凝菴曰始以正行師終以正論功師之貞也如此經繹曰初上不取爻義取初終義謹始慮終以重師也

潘雪松紀聞曰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爲害奉天之辭而不自爲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輿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然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爲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爲才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略初師之始故曰師出以律上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師之次序然也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三之凶又不如四之无咎自卦辭至三四无咎皆恐懼重民之意

比 ䷇ 坤下坎上

紀聞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爲比得臣位者爲師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

趙汝棋曰凡卦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爲義　徐之祥曰象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比之義盡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朱子曰爲人所比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爲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

程敬承曰元天德也永貞坤道也人主必合乾坤之道以比天下而後得无咎故曰原筮元永貞　潘雪松述曰卦以一陽爲衆陰所親輔故曰比比卽吉也質卿曰萬物相附則生生民無主則亂民之不能不比於君臣之不能不比於主理也亦勢也故比卽吉比之所以爲比全在九五一爻初筮得坤純陰民象也再筮得坎一陽在中位乎天德體元居貞同天不息於以長人於以作君當天下之歸而无咎也不寧方來後夫且凶民之比之豈有外哉自非然者君位惟艱民心易離而比之難矣故再筮乃得之也　厚齋馮氏曰萃比下同體坤萃四有分權者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无分權者故元永貞於彖言　王伯厚曰蒙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也比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乃得之也故蒙曰初筮而比曰原筮原者依原如初之意原筮言必如初之勤而常自觀察也蒙之筮問之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不寧者方來是比我以求寧也後夫分明是負固不服者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横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約說曰上爲下所順從吉道也凡物孤則危羣則強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吉

洪覺山曰彖益以輔訓比以下順從訓吉也衆共歸往大一統而王也從而曰順无所勉強无思不服之謂也吉道也敬仲曰九五剛健中正天德也所謂元也永貞則此德之常存而不息耳純天之德便是體仁長人之君所以能比天下其曰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以此

吳因之曰剛是性體堅剛強毅陽主生陰主殺陰多躁

動而无操剛多沉毅而有守陰柔者所向常在私邪一邊陽剛者所向常在公正一邊中是養得十分純粹人只是養得不能純便千病百痛並見雜出殘忍間斷私邪一時都有纔養得純自无三者之雜盖元永貞總是天理條件殘忍間斷私邪總是人欲條件中者天理之極致也其爲元永貞无疑　王輔嗣曰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既尊且安安則不安者託焉故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干寶曰天下歸德不惟一方故曰不寧方來四陰比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上六爲後夫不得言應矣後夫上六後於九五之象也敬仲曰

彼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衆咸服乎彼而我獨不服是違衆也違衆反道是謂道窮　又曰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爲九五之顯比者也又曰後夫雖自取凶然聖人豈漠然置之度外元永貞之德當必因此又檢點一番但畢竟自省无愧當正法耳

按順從曰下尊上之詞應兼上下舉衆之詞剛中元永貞不必如程傳分貼永貞即是元的永貞中即是剛的中原判然分不得未發之中即元也永貞即剛中之不息者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潘雪松述曰物之相比莫過地與水何晏云水性潤下人在地上更相浸潤比之義也理齋曰先王封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維以相聯屬建國愈衆民愈不疏遠矣親侯者所以親民也巡狩述職上下相親如水地相比而无間也

王註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唐凝菴曰非建國則民散而難比非親侯則國遠而難入呂涇野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也諸侯曰親視天下猶一身也卒之感

應合情分接而天下歸于一統是所謂大道爲公之世也　陸庸成曰建國親侯則一人作孚萬國效順者水比于地之理也封建之法列爵惟五以一陽馭五陰似之又離爲萬國合爲一家亦水比于地之理也建之而枝榦固親之而脉絡通矣親諸侯所以親民也爲天下比者有元善之本有封建之制則德澤法度其備矣乎

按比者親輔之義先王之比天下重在親之親之還當專重上人加禮諸侯方見我往比人意不可以朝聘言

張雨若曰親諸侯卽所以比天下非諸侯推我之德意以比之也

程敬承曰建萬國分明承師終開國承家說來見得聖人始而征伐非故貪功所以靖萬邦也旣而封建非徒正功所以親萬邦也義也亦仁也師而後比湯武以之

胡氏曰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有合而无閒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閒　質卿曰地中有水水藏乎地中而不可見也地上有水水行乎地上而有可覩也聖人法地中之水藏天下於天下得容民畜衆之道焉聖人法地上之水以天下治天下得建國親侯之道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

六有他吉也
氏曰親在始始在誠誠在寔寔在質初六親比之始也孚言誠盈言寔缶言質與物相親之始必在我者有至誠之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則在彼之吉我皆終能來而有之矣

程敬承曰有孚之心徹表徹裏此便見盈滿處非初之孚尚淺必積而後滿也盈缶方是有孚稍虧質素便減眞誠非盈缶卽非有孚矣有孚之心安望獲吉哉初无心於吉而吉自來他吉之謂也　吳因之曰終來有他吉只是論有孚感動君之常理如此他字正從有孚生來有孚者自真誠體國之外更分一念不得纔是謂盈缶在初雖無他心在理必有他吉

又曰相比之道惟初爲得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惟比之初有之矣初則否象辭二有孚皆略之不舉所重在初惟能有孚本原好根基定則能至盈缶而有他吉　陸庸成曰筮仕在初考終亦在初此比所以先有孚也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哉于初已卜矣　方獻夫曰比上之道貴乎誠比下之道貴乎公比之道於初五見之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按程傳曰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已也柔順中正自審所

比抱道而出上應顯比之君非外有所徇而比也比之正也吉道也何以不自失也徇人者失已自內則不自失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潘雪松述曰比二四皆陰而內比外比皆吉以其承陽應陽故也三亦陰柔不中不正即爲比之匪人之象夫陽明剛正者比於陰而能自拔與陰應而能相濟六三近則昵而已矣然則匪人之傷得非三之所自爲乎

王註四自外比二爲五應近不相得遠則无應所與比者皆非已親故曰比之匪人張雨若曰匪人何世無之顧吾比與不比耳曰比之分明責他自家

胡雲峯曰爻不言其大凶而象惻然痛憫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潘雪松述曰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位不內應初而外比九五故曰外比之貞吉卦惟一陽剛而中正下伏群陰稱賢焉六四舍其私黨外比於賢以柔而比剛以不中而比中得比道矣而五又居四之上故曰以從上也賢以德言上以分言曰比于賢而又曰從上所以昭大分也徐魯菴曰四與五本非其應特以其爲上而比之

故獨以分爲言但所比幸五更爲得人耳　二曰自內謂由己而不苟於比上四曰外比謂親上而不私于比下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潘雪松述曰陽剛中正凡卦九在五位皆然而莫盛於比當比之世衆陰皆伏九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民聖作物覩之象也陽明爲顯比王中心无爲顯然以元永貞之德親比天下如太陽中天普物照臨而來者後者皆无容心也其象爲王者之田所用者三驅所失者

前禽而邑人亦不誡吉可知矣三驅者五四表而三作三坐王者之田之法也以法從事而不必於得王者之田之心也邑人不誡衆著於好生之仁也使邑人不喻上意有惟恐失之之心則禽無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惟不盡物而聽其去故爲王者之畋不誡人而人自知故爲王者之比　氏曰王者之比天下去妙巧捐策謀昭示之以大中至正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由也故曰顯比顯其比周而不比矣不顯其比比而不周矣　胡雲峯曰師比之五俱取禽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有禽害

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則失之王者之仁也　陸庸成曰三驅失禽置失得于勿恤者狀湯平之王心邑人不誡泯知識於大順者狀熙皞之王化

程傳顯比所以吉者以所居之位得正中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正中以心言此正无欲之君可以行王道者也夫王者於民盡比道以安養之而已何心得失哉下以順從五五亦以順取之逆吾而前者聽其自去耳此所以有前禽之失也

程敬承曰王者之世本无逆民而廓然順逆兩忘毫无計較則有若不盡民而取之者故取象如此上爻在五前故爻謂之前禽畫卦在五后故卦謂之后夫

唐凝菴曰三驅失禽見王者无意得民而自得邑人不誡見斯民无心歸五而自歸惟上以无心感故下以无心應此所以曰上使中也大公无私王者之心大化无外王者之道此謂顯比之吉而已

吳一源曰舍逆取順豈徒聽其強梗已哉討逆安順聖世不免特彼自取凶而王者无心耳如曰舍逆取順而已是謂姑息非剛中也是謂小仁非元善也是謂苟安目前非永貞也雖建國親矦能親於所順不能親于所逆逆者得以間吾之順且并其所親者失之矣顯比之

道固如是乎吾故曰逆之舍也非故縱之不以智力刑威驅之而以德馴之俟其自效順也堯豈不知苗之當竄哉而弗之竄舜竄之而弗誅禹征之而弗滅周公大降多士多方民命此皆所謂禽者然而虞周君臣之心不能一日忘三苗多方也蓋至于分北保釐而後其心以寧乃知舍逆非聖人之得已也討逆安順以成大順之功是顯比之大道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君者民之元首上六德不足以爲人所比是无首也衆叛親離凶何如哉　胡雲峯曰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爲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爲首也故凶

唐凝菴曰比貴在始有始而后有終初比之於始故終來有他吉上六非不比也比於五失前禽之後則始之不知比而无其首矣安所容身於顯比之世乎故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此其爲后夫之凶也

程敬承總論曰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大本建國親侯所以比天下之大機顯比无私所以比天下之大道盡得其所以比天下者則天下非五之比而誰比耶初比以孚二與四比以貞比得其比故皆吉也六三不比五一而比諸陰所以有匪人之傷上六始不比而終无比所

以爲后夫之凶

小畜 ☴☰ 乾下巽上　履 ☰☱ 兌下乾上

陸庸成曰小畜與履均之五陽而一陰故均以一陰取義小畜之六四陰爲小而五陽爲其所畜也履之六三履乾之後是位正當者虎愬愬者尾而六三履之也小畜在卦則曰不雨在爻曰既雨履在卦則不咥人亨在爻曰咥人凶葢卦統論其理爻各因其時也象于小畜則文德之懿蓄于一身化畜爲蓄非畜之善乎履則禮制之辨達于天下化履爲禮非履之善乎

程敬承曰小畜以巽柔畜乾巽最足以縻人而使之惑故乾卒受其畜而凶其不受畜者二陽之善復也履以兌柔履乾兌最足以和人而使之馴故乾不肆其咥而亨其或見咥者三柔而志剛也

仲虎曰自乾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尊陽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潘雪松述曰內卦乾乾力健巽之一陰爲卦主其力本柔以柔畜剛畜之者小也陰本小故名爲小畜所畜者小而陽自亨其象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乾爲天巽陰上乎乾故象密雲陽多陰少其畜不固故象不雨彭山曰

君子當此時正須及
時早計

西郊陰方但取陰義非謂陽倡則陰和而成雨陰倡則陽不和而不成雨也雲叅有西方與而雨者此文王自謂可以意會　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密雲二句是陰道未行之象君子猶幸而有此耳使小人之勢既極君子亦何以得亨耶吳因之曰亨與别處不同不是直頭得亨通言其猶可亨也須知彖詞不是為君子幸乃是為君子謀要在言外體看言此卦雖是以陰畜陽然卦德卦體還有可亨之望不是截然没生意的只怕陽不善用弄到不好田地耳　王伯厚曰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于既雨者陽之極為陰也小過終於巳亢者陰之極為陽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徐進齋曰凡卦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之主小畜以四為主而又得位故上下五陽皆為所畜也然四得位而不能大有所畜者以柔巽故耳此卦所以為小畜　姚承菴曰六四之柔得位正卦之所以為巽也柔得位而上下應全是以巽靡君子而君子不覺為所畜耳柔得位不作得時用事看以陰居陰為得位一味柔巽最能惑人故曰上下應應者為所惑而受其係也豈是心服而從

之

徤是嚴剛决斷而主張於中巽是紆徐愼密不憤激于外所謂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乃亨者難之之詞言小畜本不當亨其亨者乃以此耳　程竹山曰徤字內巳有剛字意剛中志行只言剛德君子居中用事是權未盡移於小人尚有可爲之機也小人柔巽故足以籠制乎君子君子徤巽故終不受制於小人巽一也顧所用之人何如耳以柔巽遇徤巽是以畜未極而施未行徤當可以勝柔也　王註小畜之勢足爲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爲雨也凡能爲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爲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九三更以不能復爲劣也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爲雨尚往故也　吳因之曰密雲不雨二句是從亨上看出言君子猶可以得亨則是陰之畜未極而施未行若其畜已極其施既行君子方懼何亨之有此卦其辭則幸之其意則全是危之畜極而成勢有必至特目下未耳　又曰畜之淺處如否如小過畜之深處如剝如明夷若更進一步則坤之龍戰是也　仲虎曰小過六五爻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乎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也周公之意謂四陰過

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也陰不及不許小者之畜陽不及不許小者之過易固爲尊陽作也本義以爲文王之事何也下畜上小畜大正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不能大有所爲文王觀象而適有會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而言之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潘雪松述曰風者天之命令也令行天上則是令未下行畜而未下小畜之義也君子以懿文德文德命令之本也不內懿德之文其言末矣詩曰詞之輯矣詞之懌矣非內有章美之畜而能出之乎陰陽相錯而后文生焉德文之根抵於中者以乾之體合巽之柔炳然文德條理中通極其粹美故謂之懿也

洪覺山曰風行天上畜而易散故曰小畜小畜何以懿文德也大畜有艮止內積之義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有風行外見之義故曰君子以懿文德懿美也畜而不有動而自存如風行天上以發其和順自然之美故懿也懿自內出懿非小也德无小大特因象各言所重耳一說懿文德非君子不能爲大畜也當小畜時澤旣不得施於天下而苟一言一動稍有不盡美處小人亦得以議其短而畜之之術遂將乘間而入故

君子致美于威儀文詞細行必矜使小人不得議我之失耳要之文德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非內有章美之畜不能出之矣　楊止菴曰文德德也前言往行德也交養互發不可廢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程敬承曰復自道有云復其故道者固于自字无着落而自訓作由亦似影响按本義自守以正不爲所畜則自道分明是以自已道義爲閑不隨人進止者況合之二牽復爲不自失兩自字相應益足信矣周用齋曰卦以陰畜陽爲義爻以自立不畜于人爲道苟不自立則咎在隨人而其道失矣何其咎與他无咎不同得吉處正在此初九復自道矣何瑕可指何釁可攻何咎之有小人得而畜之乎故吉　胡雲峯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不可一例觀也蓋下而畜於陰勢也其不爲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況初以陽居陽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進復於上乃當然之理何咎之有義當吉也　程竹山曰曰復其辭直曰自道其理正辭直理正其吉宜矣曰義者事未可知而義當吉也

程敬承曰爻曰道象曰義見初之復以道義自主持所以謂之剛健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曰牽復與一陽之初復者牽連而進也以其剛中耿介有守便亦是進復自道者故小象釋復而剔在中二字謂其得中於巳故不自失也曰吉不爲陰柔所畜而道得行也象吉初復自道二牽復而進初二並進其勢益昌蓋一陰得位之時喜陽復升如此　吴因之曰初二之守正雖同然初難而二易初與四合其相入最易又屹然自做主持无所繫靠二則非四之正應有初之可因故初曰何其咎二曰亦不自失何其咎與他卦不同此斷然許可之意亦不自失則因彼許此之意　游讓

溪曰小畜畜之小非若以艮畜乾之大正也是故大畜初二則曰有厲利巳曰輿脫輹善其能止而不爲亢小畜初二則曰復自道曰牽復善其能復而不終於止也象傳所謂剛中而志行也

陸庸成曰復陽自下復也用復之善以處小畜初二以之復之象曰出无疾初之自道所以于義吉也曰朋來无咎二之牽復所以不自失也　王伯厚曰濬菴云小畜上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哉故其始而與之比也溺於一時之私其旣而與之爭也激於一時之忿進退胥失之矣故象咎之曰不能正室不能正語自失也惟其剛而不中也不中故相昵相昵故相敵有自來矣張甬若曰以君子之於小人而稱之爲夫妻已極可鄙況又至反目乎三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皆當位而兩不相下剛性躁暴不能居忍而爭柔性善入能制剛而乘其上故反目而不相得　洪覺山曰輻車轑也輹車轉軸也輻无脫時必輪破車裂而後可脫若車輹不行則說之矣三陽不中近而說四爲四所尼不能復進以從於五蓋其尼之也非四尼之乃三之自脫自反程子所謂三自爲之是也三言夫妻上九言婦而不言夫者九能夫也雲峯胡氏曰大畜以陽畜乾故九三與艮一陽同德而其與利往小畜以陰畜乾故九三爲一陰所制而其輿脫輹唐凝菴曰大畜之輹可說小畜之輻說則毀矣可縛則暫止而即行旣毀則終止而難行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胡雲峯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无

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與二陽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血去惕出便是无咎血爲陰類四本多懼五助之故有去與出象

蔡虛齋曰血去惕出雖全是二陽之力而其所以得二陽之力者則全在有孚上來故孔子曰上合志乃四之有孚能致其合非四合上之志也志卽剛中之志

金汝白曰四五皆云有孚是此兩爻相孚也四曰上合志合於五也四籍五以畜乾五任四而相孚　徐隆山曰需三剛並進九三雖曰致寇而六四則曰需于血出自穴小畜三剛並進九三雖曰說輻而六四亦曰血去惕出柔剛相迫不能无傷聖人必使陰避陽著以爲訓雖六四爲一卦之主不少假借也易其專戒陰柔之用事者耶

程敬承曰巽本畜乾者也四乃與三反目之初便受傷而可懼雖與五相孚合志協力僅得血去惕出而已何所利哉卽至陽受制而旣雨旣處厲猶不免蓋畜乾若此之難也但在君子則宜力持健體不可爲柔巽所入卒受征凶之禍耳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隣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潘雪松述曰四爲成卦之主而九五又用六四者也四

與上合志五與四同體四陰虛五陽實有陰陽虛實相孚之義一體固結攣如而不可解也巽爲繩攣如之象五誠孚四因四以孚三陽向之欲畜而縻之者咸畜聚而爲吾有是謂富以其鄰陽與陽爲隣乾陽皆五之鄰也富即畜聚之義

程敬承曰九五居中其心之孚信足以結人與上下二爻相攣固矣心既相結力亦相同能兼二爻之助以成其力故曰富以其鄰力有餘便是富謂其力之富能左右其鄰以畜三陽非謂挾居尊之勢以左右乎上下也

胡雲峯曰攣字與牽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體故二連初皆欲上進有牽之象四與五上皆巽體故五連四上相與畜在下之三陽有攣之象　蔡虛齋曰此爻巽體亦不做小人說在人事如以下畜上以弱畜強以偏裨而畜主帥之類故其辭雖若至善而終不許以吉之占聖人之意可知矣

潘雪松曰陽德君子可以力畜乎哉凡孤立寡助而无鄰者无德以孚耳故象曰不獨富也明孚之爲本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積德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陽爻而居巽體自乾視之皆爲陰也上九陰盛之

極陰能制陽陽亦不敵而受制於陰向之不雨者今既雨矣向之尚往者今既處矣然此未必皆小人之過也自古小人進路未有无所倚附而自盛者多由君子尊而尚之故勢漸至此極也

程敬承曰尊尚即坤馴致意九三不能正室尚德之漸有自來矣然此豈小人之福哉以理言之小人不宜加於君子雖正亦厲況未必正乎以時決之陰盛陽衰如月幾望此時萬无可行之理征則凶矣處如處暑之處止也載滿也猶俗云滿載也月幾望是盛極之象既望則向衰幾望正盛時也洪覺山曰巽下一陰而謂之月幾望何也巽之初陰即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而又當畜之時故幾望也

按陽與陰和非其情也君子胡為尊尚之蓋小人之畜君子畜以巽也巽柔最能縻人君子亦若為其所縻而失未然之防故不覺養成其勢以至於盛耳程傳曰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胡雲峯曰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兩不利之象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兩傷小畜一陰欲畜陽極而陰陽兩不利為戒深矣

孫質卿曰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尚德載責君子歸咎於

其初也既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患於其終也易爲君子謀情見乎辭矣經繹曰一陰始見故聖人於扶抑之際兢兢焉

程敬承曰大畜以艮陽畜乾乾受其所止而止之極反成通故陽道大行而亨小畜以巽柔畜乾乾受其所入而入之極反成尼故陽道既處而凶

德積載玩也字便見是雨處之故疑依程傳疑慮看小人勢盛未有不害君子者安得不疑慮乎知疑慮而預防之則不至於凶矣

程敬承曰坤之上六陰極盛而戰然猶存龍之名於堅氷之日小畜之上九陰極盛而雨然猶存君子之名於幾望之時揔之扶陽意也　王伯厚曰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几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

程敬承總論曰此卦以小人畜君子所貴君子不爲其所畜耳君子所重者道義所特者節操如初之復以道二之牽復以中不自失故不受畜也有孚如四五雖合志畜乾其如健體之嘗勝而剛德之尚往何哉若三之不能正室豈獨反目可醜而尊尚陰德以馴致於幾望

既雨既處此時猶尚可有爲耶曰征凶危之也故善處
畜者惟初二三陽也
吳因之曰此卦雖是以陰畜陽却亦存乎其人若有主
意有操守如初如二原自不爲所畜只是主意少操持
缺處得不停不當便落他圈套了此三爻全是責備君
子固是爲君子謀至外三爻則又傷小人之勢以危君
子亦是爲君子謀言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那箇不是可
畏可懼的且如四本有傷害憂懼誰想巽體得陽助血
去惕出竟全然没事至五居中處尊心力協應一發齊
整得極至上九畜極而成抑又無可奈何矣陽剛處此

若非深爲之謀將何以自脱乎大抵一卦六爻總是爲
君子謀蓋臨復勢盛全不廢處置至如剝一發无可處
置惟小畜之時全是要處置的故周文聖人惧深望君
子以善處之術

履 ䷉ 兌下乾上

王註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謙以制禮陽處
陰位謙矣故此一卦以陽處陰爲美也按字義履只訓
行畜止而履行二卦正相反對楊廷秀曰履主於行者
也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
吉五决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而未

嘗志于處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質卿曰凡卦乘剛者危此卦取三柔乘二剛直危之曰履虎尾明人之涉世皆危機凡履皆虎尾也履其尾不濡其齒者鮮矣故不咥人即爲亨

程敬承曰履是踐履實地此卦以柔履剛剛爲主柔以行之剛柔合一謂宜在在可履而履何以曰虎尾人生涉世禍常起於嚬咲變每生於几席隨其所履安往非危機而惟兌之悅可以處之豈爲是側媚苟容者哉本義不徒曰悅而曰和悅夫和即中節之和也履和而至

故履虎尾而亨虎之威強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也莊子曰虎媚養己爲其順也　蔡子木曰人踐履一世謂之履无地非寔踐故无地不戒惧履虎尾不咥人戒惧之學也戒懼之體所行素履所往坦途所存愬愬所考周旋以爲幽人以履天位无所不宜跛履之凶夬履之厲妄動急行只是不戒惧　洪覺山曰胡氏曰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于履虎尾故九卦處患難以履爲正履者小畜之反小畜曰柔得位履曰剛中正言外之意可見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按柔者剛之所陵三爲履主以柔履剛履危者也履虎尾至危而不見咥者說而應乎乾者也　虞翻曰明兌不履乾故曰應章氏曰兌德爲說柔不忤物乾居其上天德天位在焉說而應乾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象履虎尾不咥人亨

程敬承曰卦以柔履剛爲危亦惟柔履剛爲危而不危卦德說而應乾柔不忤物順不取禍以故履虎尾不咥人亨惟履剛則不得更任剛也兩剛必至相戾若三之自恃其剛不中不正以此履乾能免咥乎惟以九五履剛而中正不爲過暴與武人之爲大君異矣夫位高甚危履君位者輒曰如履虎尾而不疚則何危之有曰光明亨之義也卦中具此履道之至善所以危可使平歟

吳因之曰和說躡剛強有无限妙處聖人發于此卦足以消磨天下之客氣而驅除其忿忿好勝之習天下无難處之事而亦无難處之人矣

吳一源曰傳特揭九五發明履道見象人之取義廣也蓋帝位未易履猶虎尾也剛中正以履之才位雖足有爲而其心兢兢業業若蹈虎尾詳審周旋而无夬履之

疚則其道光明矣以此推之凡處難處之地接難與之人臨難行之事皆履虎尾也所謂柔者非委靡詭者非狗媚亦惟以履虎尾之心行其中正之道而已　蔡虛齋曰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便自有一段光輝發越之盛處故曰光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潘雪松述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以澤視天則最下最卑者也此天地自然之分君子因其自然制爲典禮隆殺等級截然不亂貴役賤尊役卑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爲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使民各安其分定其志

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君子識履之所以爲履本至卑至下而率履不越則民所視履卽此在矣　洪覺山曰君子盡分小人安分分生于理非有所強而使之然故不曰上天下地履而曰上天下澤履澤說于心非有所強之謂也

程敬承曰履之吉凶全憑志定志定于下則初爲素二爲坦願獨行而中不亂也三不安其柔下之分則履武而凶矣志定於上則四能懼上能考志得行而慶大有也五自恃其剛決之才則履夬而厲矣六爻取義不同其爲履虎尾之心一而已　陸庸成曰記曰人情有禮

則安初率之以爲素二由之以爲坦上反之以爲旋安
于禮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王輔嗣曰處履之初爲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
敬仲曰素有質義有本義履初象未有華飾也九陽在
下初心惇固所以爲履者行其素而已所謂不願乎其
外也　程傳曰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
于中豈能安履其素哉
程敬承曰太素道之始故初曰素而二曰道　又云俗
士務華徒以彌縫衆見真儒務實要以快慊獨知中庸
曰闇然无惡於志也易曰素履獨行其願也獨行願是
自慊境界　胡仲虎曰履禮也履初言素履以質爲本
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而反質也白賁无咎其卽
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　陸庸成曰聖人甫言禮卽慮
其弊爲靡爲奢而預設其防故初曰素二曰幽入富貴
之場而不改吾素則願乃獨行處紛華之境而不失吾
幽則中不自亂曰獨曰自明其志在我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潘雪松述曰九二剛中履卽爲道此道甚夷无疑无阻
坦而又坦者也二內卦之中象幽人上無應與內心不

動人皆擾擾已獨恬如旣不妄進亦不退避守其貞正而无不吉焉只中不自亂便見其幽乃幽靜玄澹之人世味不入者也明非多慾之人所能也　唐凝菴曰世間雖太行瞿塘以易心處之无往非坦途其不坦者人自爲險耳惟幽閒之人不以矜功衒能爭名奪利自亂則雖日履危機皆坦途也雖有狷忿機械之人與之久居亦當不覺其化而入矣

程敬承曰履道坦坦卽素位居易之說所謂履險以平者也世路崎嶇而平以履之豈其有亂心焉曰不自亂亦非矯情以鎭物者剛柔進退惟中所在故坦坦也志定而安於道之謂坦道坦而適於恬之謂幽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潘雪松述曰三固多凶以六居三爲不當位故眇而自詭能視跛而自負能履眇則不審於履跛則不良於履適居剛上肆然履之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暴之人陰性多暴有武人象章氏曰大卽五陽有恃其一陰以君五陽之意君卽卦主之義謂爲衆陽主而欲強行於衆陽

之間以爲大君而无畏虎之心承上則見害臨下則肆
暴其不免咥宜矣

洪覺山曰坦坦說體也三居兌上失其說體故志剛吳
一源曰說極則變近剛則躁急也陰非武而曰武位非
君而曰君柔而志剛下而志上之象也

程敬承曰九二坦坦志以道寧郎能行能視而不自謂
能六三志剛有能心矣未能謂能强欲有爲躁也去坦
坦遠矣故二吉而三凶

王註居履之時以陽處陽猶曰不謙而况以陰居陽以
柔乘剛者乎故以此爲明眇目者也以此爲行跛足者也

以此履危見咥者也三爲陽位本自不中而六居之又
復不正虎尾之危正在於此象言兌有虎象三虎首也
下臨二剛自履其尾虎之之力在尾用尾則咥人倚剛
爲用也胡氏曰歸妹眇跛初二分言履以一爻並書惡
其不中且不正也虎尾之履以此九三病根全在志剛
二字志剛只是不量巳力妄欲有爲之意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傳九四陽剛而乾體在近君多懼之地五復剛决之過
故爲履虎尾愬愬畏懼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盖九雖
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

而獲吉也　胡雲峯曰三履虎尾以乾爲虎而三在其後也四履虎尾則以九五爲虎而四在其後也大抵以兌說視乾剛則乾爲虎自乾之三爻視之唯五以剛居剛謂五爲虎亦可也然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同者三多凶履之三以柔居剛其凶也宜四多懼履之四以剛居柔愬愬然所以終吉　王註迫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程敬承曰六三履虎尾而凶其志剛也強欲行而不得行也九四履虎尾而吉其志危也不輕行而終得行也

履主於行故以志行爲吉與初九行願義同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王註履道惡盈而五處尊是以危厲　胡雲峯曰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履二之坦則正而吉喜之

也五之夬則雖正而危戒之也
蔡虛齋曰剛中正有能爲之資履帝位則挾可爲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則又得以遂其欲爲之志如此者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盖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
程敬承曰四愬愬則終吉可見履臣位者不可无惕之心五夬履則貞厲可見履君位者不可有恃之心也經繹曰夫敬所以康履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潘雪松述曰履之陽爻皆言吉未有不善者也祥者吉之兆上九處履之終於其終也視其所履以考其祥蓋吉人用心常以自考吉事有祥兆於先幾果履也而其旋不忒於素不渝其貞周旋完備而无所缺此之謂求福不回元吉也　考祥而曰其旋先儒所謂初往者始上旋者終昔往而今旋是也上以重剛居履之成健而不息能視其所履猶之乎檢身飭行之初也夫百順之福生於自反至當之德歸於有終始者往矣而匪終之旋則釁缺隨之將不祥莫大焉視履者考驗其吉祥於一念旋復之間所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乾九方能視與眇能視正相應　朱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

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程敬承曰視履考祥卽孟子所謂三自反者今人多諉休咎於天而不考善惡於己眇視如三无論已五之夬履何恤履之善否乎曰視曰考非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者不能其旋元吉謂必考得如此方纔好有不敢自寬之意王註云履道尚謙不喜取盈視履如上九謙之極也盈則不能視也　又云初終之閒吉凶之門也履之初以素往矣人情始乎素卒乎華視履而曰其旋猶

不曰考善而曰考祥
可見造化妖祥即在
人身上

俗語回頭轉看之謂果其履之終完其素之始以此往卽以此旋方是周旋无虧方可得元吉其元吉全在考裏面見得是考祥之例也祥者福之兆履之善卽吉之祥元吉只是大善而吉大有慶方是實說福

吳因之曰聖人常把善惡禍福一團看常人抛却善惡專論禍福兩字遂成人間私事耳須知視履考祥考禍福正是考善惡　又曰天本一定而以爲有未定之天者何也蓋與人事合而爲一人事之所在卽天也人有所向在善而善未極所向在惡而惡未極此時殃慶大端雖已分路猶姑緩之以待其所積使一旦易惡而善

則始于殀未始不卒于慶矣一旦易善而爲惡則始于慶未始不卒于殀矣故曰天之未定盖從人事未極猶可轉移而爲言也至于所履之終則人事已畢天已定矣故曰考祥

唐凝菴曰愬愬在始而要終故曰終吉考祥在終而原始故曰元吉義正相應

質卿曰人之制行初心猛烈欲得元吉无難末心須熟欲得元吉不易元吉在上則彌高彌邵愈久愈精不惟有慶而大有慶也所謂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樂只君子胡不萬年者此也陸庸成曰吉莫吉於无愧慶莫慶於克終

總論丘建安曰履以上天下澤爲象則履者禮也彖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履是也

洪覺山曰履行也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故行所以行其

庸德也坦素恕懼而不敢剛以夬者庸也武則不能庸矣庸德不遠于人人將應之何咥之有故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行而至于動天則行至而德積祥不在天而在我矣此履道之始終也

泰䷊坤下乾上　否䷋坤下乾上

楊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代法之世乎太通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以往太而否否而太一治一亂治多亂少泰豈可復哉泰其上古之極治與馮氏曰自乾坤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泰而泰泰之後否卽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吳因之曰聖人作易以扶陽也至於泰則爲吾道慶之當陽之衰於剝盡於坤聖人固不勝憐切及一陽初復雖有喜其來而悲其晩之意然尚微弱只堪愛護二陽之臨則浸盛矣然君子當衰滅无聊之後與夫微弱未暢之餘一值浸長之會恐遂肆意上進以快其志故聖人方許元亨又凜凜憂危於八月至於四陽之大壯則陽長過中矣至五陽之夬又極盛矣

過中者衰之根將伏極盛者衰之兆已成故一則不言吉亨而直戒利貞一則屢示危辭而不勝憂惕惟泰則三陽方進有方興未艾之勢而无盛極將衰之虞六十四卦之中可爲陽道慶者莫大於此　陸庸成曰自泰及否同人大有謙五卦通卦爻无一凶字其易道之最盛乎開之者泰而有終者謙非君子其孰維之

泰小往大來吉亨

潘雪松述曰彭山曰泰之爲卦陽在下而陰在上二氣相交流通无滯故泰取通義通則志相得矣小往大來陽進陰退也退則出外故曰往進則居内故曰來吉爲君子言也吉則無所不通矣故言亨程子曰泰之道吉而且亨不言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大小不可以槩言言吉亨則可包矣　林次崖曰卦名爲泰以不可相无之陰陽言辭曰小往大來以淑慝之陰陽言也惟天地交則小往大來矣其理一也　唐凝菴曰卦以九二爲主六五爲應原以大來成太也　伊繼山曰此天地交而二氣通非特尋常春夏時候乃貞元會合和氣充塞之時也

洪覺山曰或曰泰自否來坤往居外乾來居内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伏羲畫卦陰陽一時俱定卦中爻畫无能上下往來之理惟卜筮遇九六則有本卦之卦以爲占文王觀象見此卦有自彼卦來之象寓于往

來數字間卦體始爲之活動非揲蓍求卦之義胡氏曰卦乾四月卦坤十月卦本義于乾坤不言獨自泰正月以下言之何也自乾坤二卦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六卦三十六畫而陰之多于陽者十二下經遯大壯夬姤四卦二十四畫而陽之多于陰者十二又上經自泰正月歸十二月復十一月陽月順數已往自否七月觀八月剝九月陰月逆推未來下經自遯六月姤五月陰月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夬三月陽月逆數方來必皆除乾坤然後見其多寡順逆自然之序此本義所以斷自泰正月言之也至若乾不言四月而言之于下經之姤坤不言十月而言之于上經之復盖先天圓圖剝復之間自有坤姤夬之間自有乾后天復次剝剝復又自有坤上坤下姤次夬夬姤又自有乾上乾下乾坤陰陽之極剝復夬姤陰陽消長之際讀本義者不可不知是亦有說矣然大段陰陽消長微著流行天地間只有此數故或多或寡或順或逆或反或對莫不自然有合序卦者因之不必過爲之辭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朱子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无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盡天下之爲君子而无小人也　丘建安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大之義

按內陽外陰者生氣流行而殺氣潛伏也內健外順者

剛毅爲主而柔懦不行也內君子外小人不特在朝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爲內疎而遠之則爲外長者一步長一步消者一步消一步所以爲泰聖人所以慶幸若長到沒去處則爲盈消到沒去處則爲虛盈則極而必反矣如夬卦只好用盈字却用不得長字了　馮氏曰泰否之彖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張雨若曰內陽三句總歸重君子小人上亦洒脫如云陽與徤皆君子也而在內是爲內君子而君子道長也陰與順皆小人也而在外是爲外小人而小人道消矣戊辰墨卷有用此說者　陸庸成曰大壯與夬陽極盛矣皆過于中而惟泰爲中道何也天不能无陽地不能无柔人不能无小人但欲內外各得其分而已故消長者道也往來者道之與時爲循環也正恃勝而使邪无所歸則物窮必反惟君子居中制命小人在外聽命然後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故曰泰然後安　游讓溪曰程傳曰既取陰陽交和而爲泰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愚謂陽在內則陰從陽君子在內則小人變爲君子惟君子能容小人所以交和而爲泰若小人在內則害君子其黨勝而天下否矣氣化盛衰人事得失蓋常相因而修人事者其本也

消字要認

儱侗即有餘之似過矣

程敬承曰小人道消消非消小人也自古有君子則有小人安能使盡消滅惟君子在朝連彙而征相與為包荒為艱貞能使彼之翻翻來者皆化為君子耳此說得之

王泉喻氏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朱子曰裁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便裁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　問裁成輔相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无理會了如何裁相得　林次崖曰裁成是箇全體事物將來剪裁成箇器具如渾淪一個段疋裁成一件衣服相似輔相是時勢所趨合當如此但力不能為聖人從而贊助之左右是夾輔使之植立也　陸庸成曰天地之道由一氣渾淪內分別區處出來宜即道中之宜不過因之耳以左右民者先儒謂民為泯泯然无知之衆聖人以贊天地者提挈之使得各遂生以復其性此元后開萬世之泰也　洪覺山曰屯蒙之時風氣未開需訟以后開而尚畜至履而泰而后九功修和衆美畢聚財成輔相之功方有所施是

堯舜命稷契夔龍之事也故程子曰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後世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闕而巳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註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引之貌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爲類首舉則類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爲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以者初以之也征往也不言往而言征者樂其道之得行同類征征然以正往也　陸庸成曰君子小人一人進則皆一類從之故泰否之初皆有拔茅以彙之象然類不同則茅亦異泰茅蘭也否茅莠也蘭雖拔不改其芳莠一拔難剪其蔓類相反耳志在外外謂民泰以外卦爲民　楊誠齋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惟志在於爲天下故獲吉不然則亦植黨而巳　潘雪松曰泰謂上下交而志同初之志其在玆乎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潘雪松述曰泰當内君子之時而九二與五正應爲泰之交故治泰主二爲言剛居柔位在下得中本有虛含容納之度故象包荒乾體本剛健果决故象用馮河三陰在外泰本上下相交故象不遐遺初三剛失中九二

不以同體相比本至公无私故象朋亾尚之爲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矦尚主之尚得尚者慶辭也保泰以包荒爲重專於包荒非中道也又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三者故象言包荒得尚於中行鈌一焉於中行遠矣如保泰何哉以光大也九二陽德中體虛心平情也不執定因循一路也不執定發揚一路一切先入之見有我之私分毫无有沾滯鑑空衡平順而應之何等光明廣大所以能中又曰四件一時俱有蓋一事之中而四者齊備絕非各有所宜之謂首言包荒如去一弊更張有漸不一時取必略其微細不察見淵却斷然要去不肯偷

安是用馮河即此革弊正是爲海隅蒼生之計爲百世萬世之計是不遐遺縱然此弊一去輒不便於左右近習勳戚故舊我也決不爲他中止之是朋亡 又曰中行雖兼剛柔畢竟以剛爲主馮河朋亡固剛也包荒不遐遺豈委靡者所能亦剛也看來治天下國家剛德是本領合下便靠他做主但純靠不得也要柔來參酌大抵七分剛三分柔若對半就犯太柔則靡乾元用九道理正是如此

程敬承曰太寧之世人情安肆法度廢弛振作釐革之宜矣然驟振作則激遽釐革則擾故包荒先焉詞曰包

荒用憑河言憑河之勇以包荒之道用之者也程傳曰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聖賢之爲也故包荒豈姑縱者哉從容而畧略其苛細而寛裕之中自有精密之思深遠之慮所云憑河不遐遺朋亡盡由此出盖不遺朋亡非有憑河之勇者不能而憑河又以包荒用故小象单舉包荒以釋曰得尚於中行尚配合也六五中以行願而二與之配故曰得尚於中行也陸庸成曰包如天荒屬地盖亦於卦象有取云　唐凝菴曰包荒如天之包地險遐與非類正所謂荒也以險而避非包也以遐而遺非包也以類而分非包也用憑河用字當貫言此

皆包荒之作用也

程竹山曰專言包荒者可爲之時人情樂於新政之亟行快於積弊之速革故非决斷之難包容之難也然則非其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若扶持根本培養元氣此爲持遠慮亦存大體也　張雨若曰四事總在包荒内此治道也然天下事業皆從心上做出惟他平素涵養得心體光明闊大所以他舉動也恁地光明施爲也恁地闊大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得尚于中行之道朱子曰若不是一箇心胷明闊底人如何做得最宜玩

唐凝菴曰九二何以曰不遐遺也知平陂往復之幾而

城隍先虞其復也何以曰朋亡也三陽三陰雖各為朋而實相為應必不以有心樹黨而使陰无所容也尚者尚主之義正與歸妹相應然不言吉者祉吉皆為五有二不敢有之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傳曰三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泰而必否故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故當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則可以保泰而无咎不失所期為孚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食也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易述曰陽自上而下曰復小往大來也陰自上而下亦曰復大往小來也故曰无往不復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處其交履其會思其所終慮患而艱守之不失其正則可无咎凡處平心常忽易動失正道故禍端敗幾往往伏於泰通之時泰所以言艱貞也

陸庸成曰地道无平不陂天道无往不復世道之否泰天地之往來為之也故天地可交而不可際天地交則下際上行而世道開其治之始天地際則此亢彼戰而

世道開其亂之始自非人以艱難之心盡貞固之事挽回于早幹旋于微則此際一斷即不可續消不久矣能安享其福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疾飛貌謂羣然而來且迅疾也時已過中其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力以率之而類自合不待令以戒之而心自孚蓋其黨類之易集若此君子處此亦大可危哉以鄰以孚專言四以之也　陸庸成曰翩翩見向之往者今羣而來也不富而隣從者甚于從富不戒而類信者速於信令則時可知矣

潘雪松述曰劉伯子曰翩翩飛而向下象也陰爲虛不富也以其鄰五與上也不戒以孚三陰同志皆承乾者也　彭山曰當泰之時三陰在上皆順乎陽不戒以孚共爲一朋此大道爲公之盛所以爲泰也　方獻夫曰初之上進必以其彚四之下交必以其鄰此太之道也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也此非本義正意姑存之

胡雲峯曰必來者小人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于必來者小人之心也故象曰中心願也

程敬承曰彼之所願此之所虞也然安能峻絶之使不來第因其來而轉移之令彼自消而化爲君子庶可上下交而合爲大同矣

按三陰下復是欲復來爲主於内耳爻以内卦爲下象

以下復爲上凡陰在上皆非其分故曰失實惟其失實則此心惟恐君子議其后故懽然交合以謀害君子者乃其中心之願願故自孚不待戒也首二句是嚴陰陽之分以抑小人後二句是推小人之心以危君子　胡金峯曰以失實之故而恐不容於君子以害君子之故而自結于小人乃小人之情所必至者君子可自踈其防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楊氏曰王姬之貴不有其貴而貴其夫人君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五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

臣也言莫予違者主之蔽從諫如流者君之明至於如婦之從夫則有百從而无一違矣以祉元吉中以行願君任其臣以致泰之治則泰之福溥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於是六五坤之主故爲帝妹　潘雪松述曰程傳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夫明陰必以從陽爲正也六五陰居尊位下應九二柔中虛巳而順從如帝乙之歸妹然二曰尚五曰歸所以交泰也質卿曰泰至五位陽道將潛伏矣陰氣巳流行矣自是可以凝陽德之亨可以消陰機之萌福祉自天世道攸慶元

吉之象也　唐凝菴曰歸妹正與二之尚主相應福所
止曰祉卽三之所謂福也

王伯厚曰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

陸庸成曰泰之君願爲賢者婦蒙之君願爲賢者童中孚之君願爲賢者子尊賢之義亦何隆歟

程敬承曰三陰合交害正其所願也幸五爲陰主尚二之中虛已從陽相與致泰平是願此之願行而彼之願消矣曰中以行願謂非柔中之君不能與剛中之臣相尚也

吳因之曰初之彙征二之中行三之艱貞此諸臣協力以保泰也臣任其勞則君享其逸只消虛心委任而小人翩翩之勢不足憂矣故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程傳屈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頹圮復于隍也勿用師者王介甫曰衆心已離不可收拾用師徒驅民於潰散而速其禍故

勿用也自邑告命亦反身自治以收人心以回天意而已然不能預防于先而徒修救于後雖正亦可羞吝經繹曰貞而吝傷告命之不早也三艱貞早已

城復于隍雖曰天命亦人事之失耳故曰其命亂也謂政令不修治而然也然豈遂付之於不可爲乎告命所以治之也

總論周用齋曰五主泰之君其道維何任賢而已二輔泰之臣其道維何用中而已初泰之始也泰之所始由君子爲之也故聖人有三陽並進之幸焉四否之漸也否之所始由小人爲之也故聖人有三陰下復之憂焉三則泰之將極而艱貞則吉人之能勝天也上則泰之旣極而雖貞亦吝天之能勝人也

否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程竹山曰泰者人道之常否則反其常矣故曰非人道也旣非人道則君子之道不可行矣大往小來所以爲匪人所以爲不利也　潘雪松述曰否之匪人聖人以致否歸咎小人究亂本也石介曰爲君子遇否者言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負陰而抱陽也此卦內陰外陽有匪人之象

仲虎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絶矣匪人也以一身言陽上亢而陰下滯元氣竭矣匪人也以人心言人欲爲主於内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爲人矣匪人也孔疏陽氣往而陰氣來故云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節句句與泰相反邦之所以爲邦者以其有上下之交也若上下不交則君臣隔絶情意不通豈復成箇世界有邦與无邦同蘇子瞻曰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道消雖有國與无國矣何晏曰泰中言志同否中言无邦者言人志不同必致乖而亂邦國也蔡節齋曰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易述曰内坤爲内柔外乾爲外剛主德不剛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游讓溪曰内柔外剛小人之得也是以佞傷善而成天下之否者也洪覺山曰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而所以消小人長君子者亦必有道矣唐凝菴曰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

德字最有味一露德之形便是淳醨汾汰不儉矣

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猶醫者不獨言病必言治病之方也

簡端曰匪人匪云无乎人之辭萬物不通則人類不生天下无邦則人不成不成猶不生也蓋大往小來君子之道消猶无君子也无君子猶无人也曰无邦猶可復焉曰无人則絶之故不曰无人曰匪人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按辟難全在儉德儉者韜而不[illegible]之謂有作子陵詩曰當年何事着羊裘此正譏其不能自斂也惟儉德方不取匪人之忌方爲辟難

不作隱避說亦可

程敬承曰本義不形于外四字甚妙君子當否時志在休否豈肯恝然退避山林但其知幾識微善藏其用雖被寵祿泊然无榮之之心焉蓋超然榮祿之外然後可以運其幹旋之樞也大凡處否而罹小人之禍者多因韜斂不深反令人得以祿位榮我一爲所榮祗爲所辱矣身辱則道否而小人之禍隨之故不可榮乃所以辟難也洪覺山曰不可者其心有所不可知凡明决之辭也然則君子知世之不可而各退遯于荒野乎夫有所不可遯者比干狄仁傑是也

吳一源曰聖人每每不極言小人之惡以開其遷善之

門如剝之陰盛其惡至于剝膚極矣然于三則曰剝之
于五則曰以宮人寵猶有深望于小人者况否雖內陰
未至如剝之極也故于其始進也誘之以志在君則吉
其旣用也誘之以包承則吉其力足以傷善矣尚冀其
包羞而不肆情以逞雖然聖人之引小人則然而其爲
君子謀者未始不嚴也王莽下士子雲失身蔡京奉法
君實受欺包承處最易亂人故聖人戒之曰大人否亨
不亂羣也夫包承不戒遂至包羞包羞不已必至剝膚
防之可无豫乎吾故曰聖人之爲君子謀甚嚴也一陰
始生蹢躅孚矣二陰浸長肥遯急矣而况于三陰內固

乎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朱子曰這是凶未判時若能于此改變小人便做君子
于孔安曰小人之進不可遏小人之心猶可回蓋天理
之在人心不容泯滅况初惡未形誠能幡然改悟以正
是從變而爲君子豈不吉亨　洪覺山曰善惡无定形
君子小人无定位勉于貞卽爲君子之貞矣故不曰吉
而又曰亨者甚言以勉之此之爲小人謀謀其爲君子
耳

經繹曰小人者私一已爲其內也反而貞卽志在君於

太初又何閒焉故善反惟志　周用齋曰凡小人之欲傷善祇爲身謀耳既爲君謀必不害君子矣君子者天地之紀而社稷之衛也　楊止菴曰先儒曰在外則不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在君則專欲得君而用之所謂爲利祿而效忠也作之不已亦成君子較之志在身而不知其君者異矣在初故有此象

蘇紫溪曰聖人於否泰之初皆欲得人以維之泰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致治也否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捄亂也可見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之處世有盛衰而不可一日不在天下

聖人一片熱心只要人好
故占之辭皆用勸詞

陸庸成曰泰之爲否以內小人也聖人能使小人變爲君子則命可回矣當初之進也聖人不急止之且若予之者誘之也與泰初之象同而不即別其爲小人者欲化之使貞姑溷其迹使不自異也但改征爲貞改外爲君盖一旦以君子之具付之承當則彼且欣于爲君子而深樂于聖人之予我者不以我爲小人也此變小人之微權也二則導之以承三則動之以羞夫使小人能承順君子而又羞爲小人何至爲君子之害哉此四所以有命而五所以休否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大凡小人之眞者不足畏而其不純乎小人者深可畏六二包承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在内其包承君子處正能染君子處若徒昵其外有相容之迹而不察其中有實不然之心未必不俛首而任其逞者故小人以善承君子爲吉就小人之分言耳大人則以安守其否不亂於小人爲亨非爲君子幸深爲君子危也 蔡虛齋曰陰柔而中正小人中之君子也其曰吉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固吉也其曰否亨非謂其包承而亨也不爲其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辟難之意大人身既否矣道何由得亨洪覺山曰二以

否固皆云大人大者泰泰也見大心泰可以不憂然惟以一月之苦厄挽天下之氣運

否成其不否也 游讓溪曰安否非大人不能休否亦非大人不能愛身明道修已俟時休否之業惟否亨者能之

程敬承曰一小人猶易與也羣小人以包承我最易爲其蠱惑非大識見大涵養未有不亂者故不亂羣爲大人也夫當否時儉德君子豈能絕不與小人爲羣哉妙在不亂耳惟不亂故其定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

易因曰泰之二爻包納荒野乾道也否之二爻包容承順坤道也故保泰亨否之道莫尚於乾坤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朱子曰初六是小人欲爲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純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自不穩當故包羞蔡虛齋曰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盖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爲非而有所不安者故謂之羞張雨若曰聖人着一羞字以動之使終包藏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 楊止菴曰内羞而外包其中未可測也危君子也

程清溪曰羞者愧心生也包羞包含其羞也小人爲不善見君子未嘗不赧然以自知君子知之未嘗復行小人知之包羞而已六三不中且屆于乾小人見君子之態也 伊繼山曰位不當非鄙其不能猶幸君子之有此耳蓋旣失其勢又短于木故包羞而惡未發使位一當羞其終包乎又有爲君子危之之意

程清溪曰謂易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愚讀否卦知聖人有不絕人之仁諄諄乎化惡爲善反邪歸正豈不爲小人謀哉但不爲小人謀小人之事也何哉泰象與否正相反否爻與泰爲小人者不過誘掖小人而從君子之道也初之貞吉志在君也二之包承求君子也三

之包羞見本心也聖人豈不知小人凶頑爲難移者耶
小人亦類也有教無類何可絶耶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按有命是個機會无咎正九四着力處與他處无咎不同只一個不極其剛不亟反之意疇離祉全賴有此葢必如此而后可以承上天命也洪覺山曰命天命也无往不復意也四當將復之初而已又能以靜正得之故曰有命无咎命自此始亦自此立故也疇類也離麗也陽之志在行因否而滯四始復之故喜之也
程敬承曰楊止菴謂此爻正與泰九三相變見陰陽往來反復在此二爻也泰曰无往不復此曰有命泰必艱貞无咎此直稱无咎疇離祉者九三太已往故戒之九四泰將來故喜之也游讓溪曰泰九三將中以艱貞而食福否九四過中以无咎而離祉時之否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陸庸成曰命亂于泰之上六而復治于否之九四故天之命全賴人事之无咎以應則轉否爲泰而泰之以祉元吉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

苞桑又是一解

之吉也大人雖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　潘雪松述曰人依木息曰休九五當陽轉旋世道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若休而復來只轉瞬乎呼吸間耳惟大人而後能保其吉故曰大人吉大人乾德常懷恐懼曰其亡其亡危之至也來知德曰此心兢兢然若國家係於苞桑之桑小嘗畏

更詳之

其亡而不自安也君子當休之時不敢自以爲休故其心危懼如此鄧伯羔曰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其堪繫重乎此即朽索難馭之喻

程敬承曰本義只云又當戒懼則係於苞桑斷是憂危之心非國祚安固之喻也

六二曰大人享此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胡雲峯曰休否之大人即否享之大人是也　程敬承曰位正當與履九五同聖人恐其有所恃故以其亡其亡戒之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王童溪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

不居否之極固所優爲也　潘雪松述曰上九否極以
陽居之則德浸長而爲泰也否未終尚當漸圖終則直
言傾否方未傾時否猶故存及其既傾而後喜可知也
先否後喜則又自其亾其亾戒懼中來唐凝菴曰休否
之力全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故特見其喜耳
傳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
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
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　游讓溪曰先
否後喜謂以否爲先悼往失而慮後禍以喜爲後毋矜
功能毋狃安肆與其亡其亡意同　陸庸成曰上爻傾
否則泰可喜矣猶有懼心焉其心猶以否念爲先以喜
傾否之念爲後君抱其亡之戒臣懷後喜之思泰方生
而能保否何日之有馮異謂願陛下无忘在河北時郭
崇韜謂无忘戰于河上之時得五上之義云
尹和靖曰易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其機會所謂
機會豈其當泰時便可裁成輔相當否時便可斂德辟
難乎曰非也易逆數也若是其時人誰不會如此做正
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知
否欲傾也此謂機會
又曰否泰天道在泰思保在否思泰盡人事以幹旋氣

運君子所以關世道否泰同也儉德辟難以存吾道不榮寵祿志在濟時豈爲保身堅隱哉拔茅以集君子之勢包承以移其不肖之心而且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閒至於有命否道將消猶必處之无咎使羣陰並離其福而後志行至是始知小人之未始不可爲君子而亂之未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戒拳拳焉故知盡人囘天在一念乾坤中矣

李九我曰此卦下三爻小人之得志也聖人慮小人之道長故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而每爲之致其戒焉抑陰也上三爻君子之得志也聖人慶君子之道長故曰疇離祉曰休否曰傾否後喜而每爲之致其幸焉扶陽之意也　馮文所曰嗚呼治天下者懷苞桑之念於拔茅之時則否不生矣存傾否之憂于包承之際則否不成矣既否而戒其成功之難如此曰大人否亨又曰大人吉所以致意于否之君子也

同人䷌ 離下乾上　大有䷍ 乾下離上

陸庸成曰同人之主畫二是也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之主畫五是也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二卦與師比同同人其情親也大有其勢盛也情同故能令人伏令人乘令人號且咲勢大故能令人思

艱令人懼敗令人憂害而免咎然二卦畢竟離不敵乾故同人曰應乎乾又曰乾行大有曰應乎天又曰順天同人以貞爲要歸大有以元爲首出　潘雪松述曰同人大有皆主離之一陰大有之陰在五而上下五陽皆爲所有故曰元吉同人之陰在二而上下五陽皆欲同之故曰亨曰利君子貞劉伯子曰易以比與同人名卦比同最易溺於情而難於貞也比者坎一陽在五爲衆陰所比而坎陽中正故卦辭曰元永貞同人離一陰在二爲衆陽所同而離陰中正故卦辭曰利君子貞惟其貞也此所以爲顯比之吉而比卽周所以爲於野之同而

同卽和也　象旨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同人十二卦坎體凡六見矣離自需訟小畜履四卦互體見之至同人十三卦而正離見十四卦而六離之用始與坎等然離之用隱者過半矣聖人處憂患而用明如此矣　司馬公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之者所以通之也　金賁亨曰此卦象以大同爲義爻以擇所同爲義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孔疏于野喻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乃得亨通與人同心足以濟難故利涉大川與人同利易涉邪僻故

利君子貞　蘇長公曰野者無人之地也立於無人之地則同我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從我於野哉故利涉大川苟不得其誠同與之俱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涉川而不潰者誠同故也　蘇紫溪曰同人只要分剛公私同人于朝以勢同耳同人于家以情同耳惟于野則无我无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　吴因之曰同人于野固亨而利涉矣然非君子之正道又安得謂之于野故利君子貞曰利君子貞只把貞字襯出于野只一層意說者多分公正兩項不知謂何　又曰于野利貞只是以理爲同不以情爲同意後面曰乾行曰文明以健曰中正而應總之不入人情絕去蹊徑渾把一理爲主看同人卦詞須將情與理分箇大頭項以理同不以情同一卦六爻之旨盡於此矣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盧中菴曰得位正也得中中也乾九五亦中正也而二以中正應之同德相應者也故曰同人謂之人者盡乎人也人字寬不可泥君臣看　吴因之曰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情之同也釋卦名不及此者人之相與唯

同德者其情最堅有如蘭之臭有如斷金之利故舉德之同則情之同不假言矣　項氏曰同人以一柔爲主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用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於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以柔爲主者皆然

傳至誠无私可以踏險難者乾之行也離不得乾豈能亨而利涉乾行是于野源頭何謂利君子貞離爲文明乾爲健六二居中得正上應九五中正曰文明則不迷於非幾也可以見柔中之美曰健則不撓於萬變也可以見剛德之善曰中正以應則不牽於邪僻也可以見

剛柔正合之妙此乃君子之正也

程敬承曰乾行天行也天无私覆以天而行浩浩蕩蕩豈不是于野之公然則文明天明也健天德也中正而應以天應也此君子之正總謂之乾行故能以一心通萬心也或云曰通志則形迹不必拘矣曰惟君子則非勢利所能

易述曰通天下之志所謂志者一於正而已通字正與志字對潜運默行金石不能隔也人心天機動處只有這正理一條路數更无別地他岐可以多方雜出雖欲強自閉隔其道无由故能通之而无間惟通其志纔謂

之同志一不通雖終日相與適謂之異　吳因之曰通天下之志通字若作孚契浹洽看便屬情去了此處正就理發出一段大同之妙天下這點精神意氣心思志慮潛于幽獨而不見者直以此正通之无少壅隔此正所謂大同而利涉本義乃為大同句要看卦象之辭只是要同人揷入理字裡面去全以理論不以情論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蘇子瞻曰水之于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无所不比為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故君子以類族辨物　潘雪松述曰程子云不曰天下有火火在天下而曰天與火者天覆於上火炎於上是天與火相同也天與水相違則為訟天與火相同則為同人天與火同於陽同於上而君子以類族辨物者異中之同也盖象天之兼覆火之鑒形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燦然有辨矣汝吉曰人之與人同也類以類聚羣以族羣非類不聚非族不羣故人不呢非類神不歆非族者天也君子明於物則各以其類族辯焉類同相邇異使相遠族同斯羣不同斯分別宜分類選賢與能同而異也豈智計也哉　吳因之曰惟類族辨物則零碎看來各以其品類自相會聚

此是零碎同處總來人各安其分物各止其所再无僭亂乖爭再无瀆擾侵害穆穆熙熙又是大段同處　天與火合以无所不覆之體兼无所不照之用則物物同在其中矣故稱同人洪覺山曰族以人言如人情善惡大小是也物以事言如物理是非同異是也類之辨之明其善惡同異之分以處天下使之各得其情如天之下萬物已无所與此君子所以大同于人者君子貞之謂也

程敬承曰類之辨之以爲同各正之為保合也睽異也以同而異則非立異矣同人同也以異而同則非苟同矣不苟同之謂正也通志之道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按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常不同隔之者門也是故親狎昵則疎遠忘分内外則町畦立出門同人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又誰咎彭山曰于門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在動初乃天理之本體同人之德皆根於此故无咎也象言初前遇六偶爲門象　王伯厚曰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　洪覺山曰同人彖吉而爻少善辭何也爻以比應爲義故少善也不論應之正與不正而少

有比心焉則皆非矣是故初九在下无應也比于二而不昵出門之心卽天下之人之心矣誰咎者無可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潘雪松述曰六二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此同人之所以爲同人也以其柔體去五尚遠而近繫同體之陽有同人于宗之象彭山曰二本美德而爲比所動未遂其上應中直之願故曰吝也觀五以不得同二而號咷則二之情可知矣五陽剛能以大師克三四之間而遇二三雖柔克不能勝剛能无羞吝乎　張雨若曰吝道便見非君子正也之道　劉伯子曰于門同之初也于野同之至也于宗異之始而爭之首也乘墉伏莽起於于宗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也于宗非二之德也戒也二乘承皆剛而又同體有自環之象故戒之以私而進之於公其于象正相發而非有二義也或曰卽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夫比初與三爲私應五爲公以應五爲吝失其旨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王註居同人之際履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物党相分欲乖其道貪於所比據上之勢其敵剛健

非力所當故伏戎於莽不敢顯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

程敬承曰或謂伏戎象恃智升高象恃力愚意不然理不直義不勝故畏敵而不敢顯發又望敵而終不敢發揔是懼九五見攻之意然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吳因之曰伏戎二句是聖人就他地位想他情景特設爲此語以形容之此是水月鏡花語要看得虛活三歲不興言理勢不敵也須索罷了此句渾是覷他語氣

洪覺山曰伏戎于莽伏兵也升其高陵望敵而欲行之矣欲行以敵剛下同于二而勢有所不敢故三歲不興三歲不興則終不可行矣安者不可之辭也　胡雲峯曰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　易述曰貞則同不貞則不同三因同而覬四因同而攻皆起於不貞故卦惟三四不言同人　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潘雪松述曰九四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

而爲三所隔倜然起憑陵之心焉有乘其墉之象象旨離二中虛外周象墉九三爲六二之墉乘二之墉將攻而取之其才陽也而處九三之上故乘其墉其位陰也而處九五之下故不克攻而吉

敬仲曰夫乘墉力亦強矣其弗克攻乃以非正應而義有所不可攻故自不克也其所以得吉者困而反乎法則也則義理之不可踰者困於不義反於義矣故吉於此見知困爲善機而不遂非之爲貴也　蔡虛齋曰乘其墉以攻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何者三未必得二也況所圖在二攻三何爲弗克攻非讓與三也以二

自是五應義不可攻而不攻也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見其義之弗克則自然有一段困心衡慮處　吳因之曰困而反則不可板定講全要形容他悔悟之妙言二旣制于義而不得通便流水回頭流水撥轉來反而就于法則之中耳不走非義一路上去故吉劉伯子曰曷爲乎攻欲也在三之上勢易逞也卒以近君多懼不克而反故知居上好凌所以爭也居下憚上所以戢也　丘建安曰同人之世二五正應當同者也而三四奔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而商其罪之輕重則三爲甚何也三近二而爭者也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

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矣況四之所欲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欲敵者五五君位同人之主也其順逆之勢又不侔焉噫此四之吉所以異乎三之不與與　項氏曰六二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别觀此則知訟卦九二之不克訟亦非不勝而歸荅九二之中履柔能自反而逃其患也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惟其陽故有訟有攻惟其陰故不克訟不克攻訟之九二九四同人之九四皆是物也可例見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潘雪松述曰九陽位五居中得正同二之道裕矣三四爲閒故有先號咷之象以其中心義直終必得同故有後笑之象三四皆剛曰伏莽曰乘庸非易克者九五乾剛爲能克之故有大師克相遇之象克者理直而勝也既克三四而忽遇二喜之之詞汝吉曰同人之時莫危於閒也二五同心物猶閒之況其他乎君臣父子兄弟之閒以閒而離者多矣九五剛德中心義直絶訛與疑用大師克之而濟也微大師豈能克哉微克豈有遇哉五失所同而悲象號咷遂所同而喜象笑始閒而終合

幾在自克大師克相遇語自克也自克則能同人矣紀聞曰師莫大於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易　又曰卦以二五中正而相應名同人故九五言同人蓋二柔不能勝三四剛强之間以同五五剛中正能勝三四之不中不正者以同二象以同人於野歸之乾行者以此

劉伯子曰五之號咷而笑克而相遇皆中也中者二五同然也使二以應五爲吝則五之應二不得言中直矣知五之爲中直則二之吝非應五也斷可識矣

程敬承曰四曰困五曰直惟直足以屈之使困也四曰弗克五曰相克惟相克足以制之使弗克也中正而應義理所同理本自直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言其理之直有在同之之先者矣先本同故物終不得而間之

洪覺山曰非九五以中直之心主之於先又何以爲大師地乎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纔邪得間之意　吳因之曰于宗私也于門非私也三四之妄同私也二五之中正相應非私也私與不私而吉凶悔吝頓分兩途則信乎同人之道于野而已矣故曰同人于野君子之貞亦在其中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潘雪松述曰同人于郊不用而在外之象卜子夏曰居外已過其同无與同者爭患之禍則免矣求同之可得乎爻詞凡同人者无繫應也　程竹山曰夫有所同則有正與不正有得而吝者有不得而爭者物莫與同无得失矣故无悔

楊氏曰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爲亨爲利同人于郊止於无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誰我同者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丘建安曰周公於爻以不異於人者喜之故言其无悔孔子於象以不能同於人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志未得與通天下之志正相反

總論丘建安曰合六爻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无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人同者與其爲初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爲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无與同之无所爭也

蘇紫溪曰同人之道惟其貞而已出門之同同以天下固貞也中正之遇同以一人　亦貞也于郊固也于宗吝也伏戎乘墉邪也非貞也然與其吝邪也寧固而

[illegible]